

杨 义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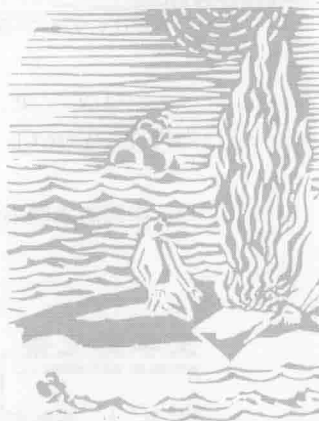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赏心录



 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杨 义 著

文学赏心录



 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学赏心录 / 杨义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
2014.9

(本色文丛)

ISBN 978-7-5507-1179-2

I. ①文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3144号

文学赏心录

WENXUE SHANGXIN LU

出品人 陈新亮
策划编辑 于志斌
责任编辑 曾韬荔 侯天伦
责任技编 蔡梅琴
封面设计 李松璋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293 (批发) 83460397 (邮购)
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(0755-83461000)
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 7.5
字 数 150千
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
定 价 30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杨义，1946年生，广东省电白县人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。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，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。1998~2009年，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，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，《文学评论》主编，《文学年鉴》主编，全国“格萨（斯）尔领导小组”组长。1992年任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，1998年任英国学术院客座教授、荷兰莱顿大学客座教授，2003年任剑桥大学客座教授。2010年，在澳门大学全球招聘中，被聘为讲座教授。曾讲学于英国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，美国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、斯坦福大学，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，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，日本早稻田大学，韩国首尔大学等世界名校。在海内外出版著作50余种，主编书籍20种70余册，发表论文500余篇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、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》、《中国古典小说史论》、《中国叙事学》、《中国古典文学图志》、《老子还原》、《庄子还原》、《墨子还原》、《韩非子还原》、《文学地理学会通》。多次荣获国家图书奖、中国图书奖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、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导师奖。以杨义为第一主编的《顾毓琇全集》16卷，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。

序 言

读书要有“会心”，使读者之心与作者之心相会，心心相印，咀嚼出书中的滋味。更进一层而言之，读书更要有“赏心”，在读书中获得快乐，从心底里发出笑声。我曾经说过，读书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“类”的特征。就像韩愈对他儿子到城南别墅读书时讲的：“人之能为人，由腹有诗书。诗书勤乃有，不勤腹空虚。”韩愈的意思是，人如果不从读书中了解古往今来的知识，简直就像一匹马、一头牛穿上衣服那样，愚不可及。要怎样证明你是一个文明人呢？那就从读书中得到知识的交流，听到智慧的笑声，看见生命的秘密吧。

孔夫子有一句名言：“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，不如乐之者。”前人解释：“学问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笃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深。”或者说：“知之则不惑，好之则勉，乐则不可已也。”这就勉励人们做学问，要在勤勉扎实的基础上，乐此不疲，以求精深透彻。尤其对于文学作品，含英咀华，可医心灵的枯槁、笔底的枯涩，生命智慧应是笑不可抑的。

“赏心”一词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一路绮丽的风光，令人如“从山阴道上行，山川自相映发，使人应接不暇”。它来自谢灵运《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》的序，一经产生，就与魏晋风度、山水乐趣，结下不解之缘。谢灵运自拟魏太子曹丕，思绪联翩：“建安末，余时在邺官，朝游夕燕，究欢愉之极。天下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乐事，四者难并。今昆弟友朋，二三诸彦，共尽之矣。古来此娱，书籍未见。何者？楚襄王时有宋玉、唐（勒）、景（差），梁孝王时有邹（阳）、枚（乘）、严（忌）、马（司马相如）。游者美矣，而其主不文。汉武帝徐乐诸才，各应对之能，而雄猜多忌，岂获晤言之适？不诬方将，庶必贤于今日尔。岁月如流，零落将尽，撰文怀人，感往增怆。”他不仅钦慕文酒风流，有朋友切磋，从知识交流中获得欢愉，而且希望人主重视人文，开拓精神文化的新局面。唐人刘长卿则在《题萧郎中开元寺新构幽寂亭》中，把谢灵运的赏心乐事，与他喜欢山水，开创山水诗联系起来：“康乐爱山水，赏心千载同。”杜甫在《送严侍郎到绵州，同登杜使君江楼（得心字）》中，把赏心乐事融入了苍凉感：“野兴每难尽，江楼延赏心。”人文在中国，是赏心乐事之所系，但它也有旷远广阔的苍凉关怀。

由此，一些文人墨客当地方官时，喜欢在风景佳好处，建筑赏心亭。亭间倚坐，山川入目，心清如水，意态悠然。最有名的是金陵赏心亭。宋人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卷七记载：“祥符（宋真宗年号，公元1008~1016年）中，丁晋公（丁谓）出典

金陵，真宗以《袁安卧雪图》赐之，真古妙手。或言周昉（中唐画家）笔，亦莫可辨。至金陵，择城之西南隅旷绝之地，建赏心亭，中设巨屏，置图其上，遂为金陵奇观。岁久颇失覆护，缣素败裂，稍为好事者窃去。嘉祐中，王君玉出守郡，首诣观之，惜其剽取已尽，嗟之尤久，作诗题其旁云：‘昔人已化辽天鹤，往事难寻《卧雪图》。’”宋人曾极《金陵百咏》有《赏心亭》篇，除了记载此事外，又说赏心亭“下临秦淮，尽观览之胜。……柱上有苏子瞻题名犹存”。把心胸旷达的苏东坡老夫子，也请来为赏心亭助兴，并赋诗云：“柱上题名客姓苏，江山清绝冠吴都。六花飞舞凭阑处，一本天生卧雪图。”对苏轼诗词尤能赏心的元人萨都刺，作《望金陵》诗，又以赏心亭穿透历史兴衰，格调是悲远的：“行人雨霁金陵去，萧寺钟声又远听。五月潮声方汹涌，六朝文物已凋零。春风玉树留歌韵，暮日青山立画屏。千古兴亡堪一笑，买花载酒赏心亭。”这位少数民族诗人已经把袁安卧雪的画屏，换作暮日青山，大发其千古兴亡的感慨了。他以天地山川的永恒，反思着六朝文物的短暂。袁安卧雪，是古代文人经常吟咏的高士姿态，《太平御览》卷四百二十六引《录异传》曰：“汉时大雪积地丈余，洛阳令身出案行至袁安门，无行路，谓安已死，除雪入见，安僵卧。问何以不出？安曰：‘大雪，人皆饿，不宜干人。’令以安为贤，举为孝廉。”袁安本来是到京城找个打工仔的位置的，却又有雪天安卧的那份消闲心态，相当难得。因此明初诗人高启在《读史·袁安》诗中，就非常推崇这位后来官

至三公的汝南袁安夫子，推崇他刚直磊落，不攀炎附势走门路的节操，诗云：“洛下人家懒去干，闭门僵卧雪漫漫。立朝不附薰天势，应为平生耐得寒。”高启大概也觉得袁安卧雪中，有几分永恒的精神可供记忆吧。因此《袁安卧雪图》，是配得上秦淮胜景，以彰显赏心乐事的品位的。

更有文学意味的是，汤显祖把谢灵运“天下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乐事，四者难并”的山水诗梦，引入了有情人的青春表达之中。人们忘不了他在《牡丹亭·惊梦》中写下的这句绝妙好辞：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”连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三回“西厢记妙词通戏语，牡丹亭艳曲警芳心”，也情意绵绵地把汤显祖这曲青春绝唱，引入生死相许的宝黛姻缘的主旋律。清人云槎外史《红楼梦影》序云：“《红楼梦》一书，本名《石头记》，所记绛珠仙草受神瑛侍者灌溉之恩，修成女身，立愿托生人世，以泪偿之。此极奇幻之事，而至理深情独有千古。作者不惜镂肝刻肾，读者得以娱目赏心，几至家弦户诵，雅俗共赏：咸知绛珠有偿泪之愿，无终身之约，泪尽归仙，再难留恋人间。神瑛无木石之缘，有金石之订，理当涉世，以了应为之事。此《红楼梦》始终之大旨也。”属于中国小说皇冠的《红楼梦》镂肝刻肾的笔墨，就是要人们娱目赏心。赏心，联系着中国文学的精髓。梁启超《少年中国说》总括一笔：“秦皇汉武，若何之雄杰；汉唐来之文学，若何之隆盛；康乾间之武功，若何之烜赫！历史家所铺

叙，词章家所讴歌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！”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的文学词章，实在应该与“我国民少年时代”的心灵同在，滋润着青春的气息、创新的活力，以及对于美的难分难舍的追求。

说到本书，它是我近二十年来长长短短的部分文章的汇集。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，已历百年。这是风起云蒸、潮流激荡的百年，景致常新，不乏令人赏心悦目的奇观。第一辑“‘五四’流光”，呈现的是百年的前半段。《春秋谷梁传》说：“德厚者流光，德薄者流卑。”这半个世纪，又给我们的土地留下了哪些德泽？第二辑“世纪风标”，呈现的是百年的后半段。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说：“文章者，盖性情之风标，神明之律吕也。”这半个世纪，又让我们的心身感受到哪些性情的风标？与这百年文学结伴而行的人们，是有福了。对之赏心之余，自然想到要写下一点什么。对于偌大的百年风景，只好随意而谈，随心所适，不求周密，是为随笔。随笔者，笔随心运，心随笔行，心与笔在从容自得中相随相应。唐人孟郊《结爱》诗云：“心心复心心，结爱务在深。”因而有了第三辑“学林心迹”，则是我追求那些流光、那些风标的斑斑脚印和心迹，且不计它们是零零星星，还是歪歪扭扭，总算是一份与文学心心结爱的因缘。赏心，既是心对文的赏鉴，又是文对心的赏赐。文因赏鉴而出彩，心因赏赐而神旺。清人曾说：“苦是诗心，辣是文心，两样精神一样心。”讲是讲得新锐，只是没有讲到此中的苦和辣也

可以转化，没有讲到苦中有乐，辣里提神。是苦是辣，有无乐趣和精神？这就提示了读书做学问，也有一个态度问题，反身而诚，反求诸己，赏心者需要反赏其心，注重“心心复心心”那个“复”字，从中磨炼出赏心鉴识的志趣和能力来。

2014年3月12日

目 录 CONTENTS

第一辑 “五四” 流光

鲁迅的诸子观与“抉心自食”的文化哲学 / 002

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卓越先驱郑振铎 / 017

文学奇才顾毓琇 / 054

刘西渭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/ 079

百年唐弢与现代文学 / 085

我编《唐弢书话》 / 091

孙犁的文化哲学 / 099

第二辑 世纪风标

开创现代大国的文学学术 / 108

论小康社会与大国文化气象 / 118

认识“大文学观” / 126

时间的色彩 / 130

为文学洗个脸 / 135

王蒙小说的哲学、数学与形式 / 147

第三辑 学林心迹

治学路上的足迹和心迹 / 190

野孩子与唐宋诗（我读古诗文） / 204

经典的发明与血脉的会通 / 208

我与《中国社会科学》的三度因缘 / 216

第一辑 “五四” 流光

鲁迅的诸子观与“扶心自食”的文化哲学

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卓越先驱郑振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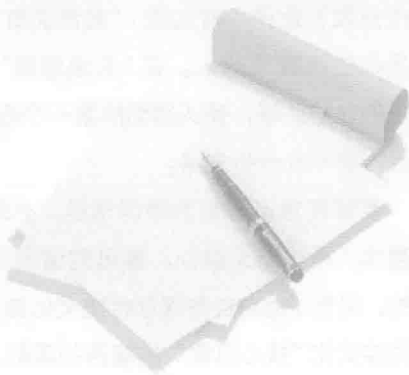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奇才顾毓琇

刘西渭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

百年唐弢与现代文学

我编《唐弢书话》

孙犁的文化哲学



鲁迅的诸子观与“抉心自食”的文化哲学

作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前驱人物，鲁迅与中国思想文化之根本的先秦诸子的关系，牵动着整个中国文化之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。“五四”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，都是中国思想文化创造的大时代，不妨称为两个“诸子时代”。人们或喜欢将它们进行类比，或神往那种千载难逢的思想自由，或称扬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是两千年后的中国“文艺复兴”。这难免令人有“念天地之悠悠”的感慨。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此诗，前人说：“其辞简直，有汉魏之风。”鲁迅也是向往汉魏风的人。在“天地悠悠”间，透视鲁迅与先秦诸子的血脉关联，使人得到的第一个启示是：分析“五四”和鲁迅，离不开分析先秦。

要解开鲁迅思想的最深情结，必须从鲁迅的诸子观和文化哲学入手。毫无疑问，鲁迅的诸子观是复杂的，充满着纠结的，呈现了他对自身深厚传统文化造诣的反思，也透露了他对民族文化“抉心自食”的痛苦的深刻。鲁迅在《野草·墓碣

文》中说：“抉心自食，欲知本味。创痛酷烈，本味何能知？”

“心”是何物？它乃中国思想文化中联系人体核心的器官，又是最具有哲学意味的一个概念。此即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所云：“心者，生之本，神之变也。”抉心自食，是隐喻性的语言，以咀嚼着肉体心脏，隐喻咀嚼着自己文化基因所在的思想心脏。鲁迅的诸子观，潜藏着独特的抉心自食的意识。鲁迅感到，诸子已在我心中，我要掏出心来，尝尝它的味道。这比起《红楼梦》所说的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”，包含着更加深刻的心灵震颤和精神痛苦。也就是说，“抉心自食”的文化哲学，呈现了一种悲剧性的文化英雄毅然决然的战斗姿态，它与“铁屋子”的社会文化体验、“肩着黑暗的闸门”的文化担当一道，形成一组相互关联的意识之流，深刻地彰显了鲁迅的文化精神本质。

细读鲁迅，会发现鲁迅“抉心自食”的文化哲学是复合型，并非单一型的，唯有突破对鲁迅文化观单一、片面的理解，才能触摸到鲁迅在他那个文化大时代中以激进托起了深刻、以执着深入到痛苦的内心世界。由鲁迅复合型的文化哲学形成的诸子观，也就因此展现为四个维度：一是启蒙思想家的方式，以《摩罗诗力说》为嚆矢；二是文学和文化史研究者的方式，以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为标志；三是以《故事新编》为代表的小说想象方式；四是以一系列杂文为代表的犀利的批评方式。这是考察鲁迅与先秦诸子关系的四个切入口，四个切入口从不同方向通向鲁迅掏出来的、还在滴血的心。这

需要我们从这四个维度分头分析、相互参照和总体综合。限于篇幅，这里仅讲一下第二个维度——作为文学和文化史研究者的鲁迅论诸子。

—

在历史的转折期思潮纷呈，心中接纳了的深厚的传统文化与猛然袭来的新潮文化发生碰撞，深厚者如何更生，新潮者如何立足，无时无刻不在促使人们做出艰难的历史选择。历史文化充满着十字路口，歧路和穷途并陈。鲁迅曾经向许广平透露心迹：“走‘人生’的长途，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。其一是‘歧路’，倘是墨翟先生，相传是恸哭而返的。但我不哭也不返，先在歧路头坐下，歇一会，或者睡一觉，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……其二便是‘穷途’了，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，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，还是跨进去，在刺丛里姑且走走。”第一种态度是在“歧路”面前选路；第二种态度是“穷途”面前开路，在没有旧路的荆棘丛生中踏出新路。这都显示了一代巨人的历史理性和生命意志。

既然鲁迅的传统学问非常精深，他难免对之频频回首。他追求的是以新颖的视角和卓越的史识，对传统的文化血脉重新进行剖析。故在新创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之后，他有意于重写一部中国文学史。从中显示的鲁迅复杂的精神结构，在一定的意义上可概括为：“现代精神，太炎家法”。蔡元培和宋庆龄曾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发表《征订〈鲁迅全集〉精

制纪念本启》，这则启事说：“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，毕生著述，承清季朴学之绪余，奠现代文坛之础石。”所谓“承清季朴学之绪余”，就是指他继承清代学术，包括章太炎学术的传统，著述中国小说史、文学史著作。这方面的著作最能见其根底，见其学殖，没有这方面的出色著述，所谓“一代文宗”的分量是要打折扣的。

据好友许寿裳回忆：“鲁迅想要做《中国文学史》分章是：一、从文字到文章；二、思无邪（《诗经》）；三、诸子；四、从《离骚》到《反离骚》；五、酒，药，女，佛（六朝）；六、廊庙和山林。其大意也曾片段地对我说过。关于诸子者，他说杨子为我，只取他自己明白，当然不会著书；墨子兼爱，必使人人共喻，故其文词丁宁反复；老子的‘无为而无不为’，总嫌其太阴柔；庄子的文词深阔放肆，则入于虚无了。……至于全集所载的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乃是用作讲义，很简单的。”^①这种文学史分章方式，即便在简短的回忆文字中，也足以见其眼光巨大，独出心裁，个性彰显，至今尚为那些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所没有做到。但是，由于鲁迅精神执着而外向，随时以积极参与社会思潮为要务，分散了他潜心学术著述的精力，使得这部可能对先秦诸子留下独特见解的文学史没有完成，只留下《汉文学史纲要》待我们分析他对先秦诸

① 许寿裳：《亡友鲁迅印象记·杂谈著作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3年，第50~51页。